灯开关

手还没有停稳，房间已经换了一种样子。

by 霁声晚

旧屋的开关有点松，按下去，灯会迟半拍亮。小时候我总以为自己没按好，于是再按一下，结果灯刚亮就灭。母亲在后面说别乱动，我却觉得是灯在和我争谁更有耐心。后来摸清那点延迟，每次按完便等，屋子总会慢慢从黑里出来，不需要额外催促。那半拍很短，却足够让人先看见自己的影子。走廊的光从背后进来，我的轮廓贴到墙上，肩膀被拉得很窄。接着顶灯亮，影子退到脚边，刚才那个人便不见了，只剩我站在门口，手还搭着开关。开关后来换新，按下即亮，父亲很满意，说早该换。我也觉得方便，只是头几天仍会停一下。手指已经离开，眼睛却在等某件不再发生的小事。有次夜里回家，困得厉害，按完灯站着没动。母亲从房里出来，问怎么不进去。我说没有，发会儿呆。她看一眼亮着的屋子，也没再问，转身去给我留一杯温水。我走进去，把包放下。新开关干净平整，旧的收在工具盒里，背面露着螺丝和一点灰。它已经不能再决定这间屋子什么时候亮，我却还在身体里，替它保留着那短短的一点等候。

by 酒猹

我家的走廊有三只开关。它们排列整齐，样貌相同，负责的工作却没有任何可以推理的规律。左边不是左边的灯，中间也不是中间。每次来客人，我们都要进行一次现场教学。我自己回家太晚，同样需要从左到右逐个尝试，像在输入一个时常忘记的密码。父亲后来贴上标签，字很小。我先凑近看，头又恰好挡住光，只好先乱按一次，等灯亮了再辨认。标签在信息传达方面没有错，工作条件却不太理想。现在我基本记住了。但有时手里抱着东西，伸出来的是左手，方向感就会失效，厨房先亮，卫生间再亮，最终半个家都被我叫醒母亲问开什么灯。我说找走廊的。她站起来，按一下。那盏灯非常配合，仿佛只有我经常为难它。

by 茵长

小时候够不到开关，我会站在墙边跳。指尖擦过下面的边，落地，再跳一下。母亲听见动静，总从另一间屋出来，问我又拿墙练什么功。她伸手一按，我便立刻跑进去，仿佛灯本来就该在那时亮。有一年，不知道是我突然长高，还是站得比平日近，手指终于压到了。那一刻没别人看见，我把灯关掉又打开，来回试了好几次，确认不是碰巧。母亲后来问谁总开关灯，我举手说现在我够得着了。她笑着让我省点力气。再后来回旧屋，发现那只开关竟然那么低。我站在原地，往下看了一会儿，想起自己当年奋力起跳的样子。旁边墙漆留下几道淡淡的印子，已经不能确认是不是我的。我最后只按了一次。灯罩里有一点积灰，屋子照样亮起来。母亲在身后问进来干什么，我说看看。

by Fallon

我住过一间开关离床很远的房间。睡前总要读几页书，读到困了，才想起还得起来关灯。于是每晚都有一次讨价还价：现在关，还是再读两页；两页读完，又觉得起床会把睡意赶走。有段时间我沿路留了拖鞋，书放好，水杯挪开，像替那几步黑暗设计路线。实际走起来仍然会碰一下床角，后来熟悉了，闭着眼也知道哪里该拐。搬走前买了床头灯，正好用了一个月。收东西时把它装箱，墙边那只开关又空出来。我站在床旁，隔

着房间看过去，忽然有点想把刚才收好的书再拿出来。最后没拿。关掉顶灯，走回床边，脚在该拐的地方自然转了一下。新房间的开关伸手就够得到。我用了很久才不再睡前穿鞋，甚至有几次已经坐起来，才想起不需要再走那一趟。

by 青川渡鸦

教室中午没有开灯，有人进来，顺手就按亮了。他坐下以后说好暗。我说刚才还觉得够用。我们各自看着同一张白纸，竟然都不像在随口争辩。后来轮到我值日。放晴时我会先看看窗边，再看后排，不再仅凭自己座位上的亮度判断。后排同学有时说不用，有时要开，我便照着办。开关在手边，不等于只有我能决定。这件事很小，不必把它说成一次了不起的体谅。偶尔我还是会忘，扫完地就关灯，里面的人喊一声，赶紧重新按开。只是慢慢知道，对一个房间而言，“亮了”和“够亮”并不是完全相同的两件事。灯亮没亮，一眼看得见；够不够，则最好问问仍在里面读书的人。